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日本短篇小說集

(上)

高 汝 鴻 選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最近半世紀的日本，從封建社會脫胎了出來的資本制度下的日本，其進步之速真真有點驚人。歐美演進了兩三百年間的歷程，她在五十年間便趕上了。要說是飛躍的，確是值得稱之為飛躍。古人有「後來者居上」的話，這後來者的日本，的確是佔了便宜。這是自然發展和人為意識之相違處的一個實例。一種現象，聽其自然地發展了去，總是曠日彌久，要走多少轉路，而且難保得一定成功。但如一加以人為的企圖，將護，鞭策，使於短期間之內，取着直線之進行而穩定地達到目標。這個情形用生物學的優生實驗來示例是最易明白的。自然界中要想有優良種發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在實驗室中則簡直是家常茶飯。社會進展的步驟和這不是兩樣。歐美人示例在先，日本人在「日本」這個實驗室中，委實是把資本主義實驗成功了。

近代的文化不能不說是資本制度的產物。文化上的一個分野，文藝，在近代資本制度下的絢繡的發展，較諸中世紀以前的各個時代，無論在量上質上，都是可以駭異的。而日本的近代文藝和

她的全般的社會機構一樣，同是在飛躍。在明治中年還在盛行一時的漢文口調的文章，五七調的倭歌俳句，到現在被擠到了幾乎沒有痕跡的地位。現代文藝之出現，直等於生物界中的人類之出現，舊式的文字成了猿類了。日本人的現代的文藝作品，特別是短篇小說，的確很有些巧妙的成果。日本人自己在誇講着業已超過了歐美文壇，但讓我們公平地說一句話，日本的短篇小說有好些的確是達到了歐美的，特別是帝制時代的俄國或法國的大作家的作品的水準。

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是快要達到盡頭的。歐美的社會和一切社會上的上層建設都已經陷在了沉滯的狀態，有一部分竟已經崩潰，而有新時代的曙光出現了。在資本制度下飛躍了來的日本，更遠的前程是在約束之外。一個人全靠肉體工具的飛躍，任以若何猛烈的練習，其絕對的高度終是限制，除非他另行選用飛行的工具。社會制度也是一種工具。所以在目前我們似乎可以斷言，日本的現代文藝，即資本制度下的文藝，要再發展已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換句話說，便是她的文藝已經登上了她所能登上的峯，造到了她所能造到的極。她的發展是約束在另一個新的方向上的。

這個集子所選的不能夠說都是日本現代文壇的代表作。因為在選這個集子上有字數的限制，選譯者在這個嚴格的限制的範圍內，想要多介紹幾個作家，多介紹幾篇作品，因此便不免要趕各個作家的短的作品選擇，無形之中便又來了一個愈短愈好的限制。因而所選的不一定是各個作家的代表作，而日本文壇的代表作家也有些因為沒有相當的短篇便致遺漏了。但是選譯者在這兒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一句話，自己在選和譯上，對於作者和讀者是十二分地負着責任的。

『後來者居上，』這是一句使我們很可以樂觀的格言。一切都落人後的我們，我們又不妨選擇一個新的目標作新的實驗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譯者識。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南京之基督芥川龍之介·····	一
蜜柑芥川龍之介·····	二一
眞鶴志賀直哉·····	二七
正義派志賀直哉·····	三五
雪の夜話 里見弴·····	四五
馬糞石葛西善藏·····	六七
工人之子 豐島與志雄·····	八七
一位體操教員之死 藤森成吉·····	一一一
陽傘 藤森成吉·····	一二七
『替市民』 小林多喜二·····	一三九

『抹殺』不了的情景德永直	一四九
貞淑的妻貴司山治	一五九
色彩武田麟太郎	一六九
鐵窗之花 林房雄	一八三
小兒病片岡鐵兵	二〇七
頑童井伏鱒二	二三三
冰結的跳舞場中河與一	二四七
現眼的虱子橫光利一	二七三
拿破崙與疥癬橫光利一	三一三

南京之基督（芥川龍之介）

一

一個秋天的夜半，南京奇望街上一戶人家中的一間房間裏面，有位顏色蒼白的中國少女在舊桌上用手把臉撐着，無聊賴地在挺着盤裏盛着的黑瓜子。

桌上放着的洋燈吐着暗淡的光。那光的效果與其說在把室內照明，寧是在給與更加一層的陰鬱。壁紙破着的室內之一角有鋪着洋氈的藤床，罩着塵垢着的幃子。其次在桌子過邊有一張椅子也是舊的，完全像被人忘記了的一樣放棄在那兒。除此而外，偶在四處也看不出有類於陳設的那樣的家具。

然而少女把瓜子挺罷了一會，時時把那涼爽的眼睛舉起來，靜眺着桌子過邊的壁上。看時才

知道在那壁間就在一人高處的一個斷了釘子上，不顯眼地掛着一個小巧的青銅的十字架。在那十字架上，有稚拙的受難基督像高高地展着兩手，就和陰影一樣模糊地浮着磨滅了的浮雕的輪廓。少女的眼睛一看見這耶穌，長睫毛後的淒寂的氣韻一瞬間不知飛向何處去了，而有無嫌猜的希望的光，活生生地蘇醒了轉來。但是視線又一離開了時，她總要嘆息一下，把穿着無光澤的黑洋緞衫子的肩頭無可奈何地垂着，再把盤子裏的瓜子慢慢地挺着。

少女名叫宋金花，當年是才滿十五歲的私窩子，爲補助貧寒的家計，每夜在房裏接客。在秦淮附近與多數的私窩子中，像有金花這種容貌的人必然是很不少的，但如金花這樣嫵婉的少女，是否可有兩個，至少是個疑問。她和朋儕輩的賣笑婦不同，不談假話，也不任性，每夜浮着愉快的微笑，和來訪這陰鬱的房屋的一種種客人遊戲。他們所付的錢間或比定額多得一些時，她便使她僅剩着一人的父親多喝得一杯好酒。這是她所引以爲慰藉的。

金花這樣的爲人，不用說也是由於她的天性，但在此外假如還有些理由時，是金花由小孩子的時候起，如壁上的十字架所示，一直是懷抱着由死了的母親所教道給她的羅馬加特力教的信

仰。

——那樣一提說起來，在今年春天，有過一位年青的日本的旅行家跑到上海去看賽馬，同時也兼帶着要探訪南部中國的風光，他在金花的住房中過送過好奇的一夜。那時他含着香菸，把小的金花輕輕地抱在洋服的膝頭上，忽地看見了壁上的十字架，呈着意外的神氣，用着不甚當行的中國話來說：

「你把基督教相信？」

「是的，我是五歲時受了洗禮的。」

「你相信，這樣的賣買又做？」

他的聲音中在這一瞬間含蓄有一些俏皮的語調。但是金花把梳著鴉髻的頭憑在他的手腕上，照常是清爽地洩着露齒的微笑。

「不做這種買賣，我爹爹和我都會餓死呢。」

「你爹爹，老頭子？」

「是的呢——已經是擡不起腰的。」

「但可是啦——但可是，這樣賣買做着，你不想，天國進不能？」

「不。」

金花把十字架看了一下，呈出了似在沈思的眼色。

「住在天國裏的我主耶穌，必定會了解我的心——要不是，那我主耶穌，豈不和姚家巷的巡警廳的老爺們一樣嗎？」

年青的日本旅行家微笑了，他搜了一下洋服的衣包，取出了一雙翡翠的耳環來，親手帶在了她的耳上。

「這個耳環，剛才買得，想拿回日本送人，今晚紀念，送你。」——

金花自從開始接客的那一晚以來，她實在是這樣的確信中自行安心着的。

但是在約略一個月以前，這虔敬的私窩子姑娘卻不幸地染了惡性的楊梅瘡。同行的陳山茶聽了這話，教她喝鴉片酒，說鴉片酒可以止痛。其後又是一位同行的毛迎春，把她自己服用過所剩

下的「承藍丸」和「迦路米」親切地親自送了來。但是金花的病不知怎的，就不接客靜養着，也全不見好。

於是有一天陳山茶到金花房裏來的時候，把這樣帶着迷信的療法，當真地說給她聽。

「你的病是嫖客傳送了你，你趕快再把來傳送給別個。那樣一來你在兩三天中便會好。」

金花儘把臉撐在手裏，沒有改動她那沉悶的臉色。不過對於山茶的話也像動了一點好奇心：「真的？」她輕輕地返問着。

「唉真的呢。我姐姐像你一樣，得了病怎麼也不見好。但是一傳送給嫖客去了，便立地好了。」

「那客人怎樣呢？」

「那客人倒可憐咧，聽說連眼睛都弄瞎了。」

山茶去後，金花獨自在壁上懸着的十字架前跪下，仰望着受難的基督，熱心地獻着這樣的祈

禱：

「住在天國裏的我主，我爲要孝養爹爹，在做着這樣卑賤的職業。但我的職業在污毀我一個

人之外並沒虧犯誰人。所以我想我不怕就這樣病死了去，我也必定要進天國的。現在的我，非得把病傳給客人，向來的職業是不能夠做下去的。所以我想，不怕就餓死——餓死了，病自然也就好了——我是決了心不再和客人過夜。假如不那樣，我是爲了自己想好，把無怨無辜的別人陷害了。但是儘管說那樣說，我終竟是一個女子。幾時要受着怎樣的誘惑，是說不定的。住在天國裏的我主耶穌，請你保護我。我是除了你一人之外無依無靠的女兒。」

這樣決了心的朱金花，儘管後來被山茶和迎春們怎樣地勸誘，她都頑強地沒有接客。就是時而有熟客到她家裏來，除一道吸吸香菸之外，她也決不依從客意。

「我是得着很厲害的病的，你挨近了我，會受傳染呢。」

但在客人是醉了，不講理地定要叫她同睡時，金花總是要這樣的說，實際上就把自己的患處解示給客人，她也不怕。因此客人們便漸漸地不到她家裏來了。同時她的家計也就一天一天地艱難了起來……

今晚她靠着桌子，呆呆地坐了好一會。她的家中依然是沒有客人來的影響。接着夜境不客氣

地深沉了下去，竄入她耳裏的聲音，是只有不知在何處叫着的蟋蟀了。而且沒有火意的室中的寒冷，由面着地陣的石板上，次第地像水一樣，襲透了她的灰色的洋緞鞋子，襲透了那鞋中的纖細的腳。

金花在薄暗的洋燈光下，從剛才以來便恍惚地在凝視着，不一會把身子顫了一下，搔了搔帶着翡翠耳環的耳朵，把小小的呵欠咬下去了。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上着油漆的門突然打開了，來不相熟的一位外國人，踉蹌地從外面闖了進來。大約是來的勢子過猛，桌上的洋燈光突地勃燃了，把紅紅地帶着煤煙的火光漲滿了狹隘的一室。客人正面地受着燈光，向着桌面抗了一次，瞬刻又站直起來，這回卻又向後倒，突兀地把背靠在了剛好掩閉了的油漆的門上。

金花無心地站起身來，對於這位不相熟的外國人投與了吃驚着的視線。客人的年紀怕有三十五六歲罷，穿着有條紋的茶色的洋服，戴着質料相同的烏打帽，眼睛大，有鰓髯，面孔是曬黑了的。但是卻又有一點不可解的地方，雖然知道他是外國人，但可辨別不出他是東洋人，還是西洋人，那人在帽子下面有黑色的頭髮露出，含着熄了的煙斗。看他立當着戶口的神情，怎麼也好像是喝得

爛醉的過路人把房子走錯了的。

『有什麼貴幹？』

金花稍稍有點膽怯地依然屹立在桌前，詰責般地發問。對手把頭擺着，表示着不懂中國話。接着把橫含着的菸斗取下，說了一句不懂的流利的外國語。這回又只好是金花擺頭了，在桌上的洋燈光中把耳環的翡翠擺出了回光。

來客看見她有點窘意，把美好的眉頭蹙着，突然大聲地笑着，隨便地把烏打帽脫了，踉踉蹌蹌地向前竄。在桌子對邊的椅子上像腰幹斷了的一樣坐下去。金花這時覺得這外國人的面孔好像在某時某處見過的一樣，感着了一種親昵。來客不客氣地抓着盤裏的瓜子，但又不挺，只是呆呆地看着金花。不一會他又比些奇怪的手法來，說出了些外國話。說的什麼在金花也是不了解的，只是模糊地推測到這外國人對於她所做生意多少是有點明白。

和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陪一個穿夜，在金花並不是稀奇的事情。於是她便坐到椅上，表露着幾乎成了習慣的親切的微笑，和對手談起些全然不懂的閑話。但是客人對於那些閑話好像是懂

得的一樣，說得一句兩句便滿高興地笑起來，比前刻更頻繁地使用起種種的手法。

客人所吐的氣息帶酒臭。但是那陶然地醉紅着的面孔，就像使這索漠的室中空氣生了光輝的一樣，橫溢着男性的活力。至少是在金花，平常見慣了的南京的同國人是不用說，就是比她以前所見過的任何東西洋的外國人，那面孔都要更好。然而在前曾經見過一次的剛纔的感覺，怎麼也不能打消。金花望着客人額上垂着的黑色的捲髮，快心地獻着好意時，在用力地追憶這個面孔究竟是幾時遇見過的。

『不是前回帶着胖子太太一道乘畫舫的人嗎？不是，不是，那人的頭髮還要更見紅。那嗎不是向着秦淮的文廟用照相機拍照的人嗎？但是那個人比這位客似乎更要年老一點。有了有了，幾時在利涉橋邊的飯館前面，有一團人聚集着，一看有恰好和這位客一樣的人舉起粗大的藤手杖來，在黃包車夫的背上打。說不定——但是，那個人的眼睛好像更要帶青色。……』

金花在想着這些情形的時候，始終是滿快活的外國人，幾時在菸斗中裝進了菸草，吹吐着有香味的煙子。那人又突然地說了些什麼，這回卻規矩地微笑着，把一隻手的兩個指頭伸到金花的

眼前，做出了問的神氣。兩個指頭是表示兩塊大洋的金額，不用說在誰的眼睛裏也是明白的。但是不留客的金花，巧妙地挺着瓜子，用笑臉擺了兩下，表示不肯。於是客人把兩肘不講禮地憑在桌上，在薄暗的洋燈光中把醉顏伸攏去，凝視着金花，回頭又伸出三個指頭來，呈出等待着回答的眼色。金花把椅子稍稍向後移，含着瓜子，在臉上呈出了窘意。客人的確是誤解了金花，以為是兩塊大洋她不肯以身相許。但是對於不懂話的他要詳細地說明，到底是不可能的。於是金花又才後悔了自己的輕率，把涼意宜人的視線轉向一邊去，不得已更堅決地把頭擺了一下。

然而對手的外國人，暫時浮着了微笑，呈示了些躊躇的氣色之後，伸出了四個指頭來，又說了一些外國話。窘得沒法的金花把面孔按着，連微笑的氣力也沒有了，咄嗟之間覺得到了這樣除始終擺頭等到男子斷念之外沒有辦法，她就這樣決了心。但在那樣想的時候，客人的手就像要捉拿眼不能見的什麼東西一樣，終竟伸出了五個指頭來。

其後兩人雜用着手法和身勢又一問一答地繼續了好一會。客人終竟有耐性，指頭一根復一根地增添着，增到後來表示出就出十塊錢也不吝惜的決意。十塊錢在私窩子要算是一筆大錢，然